

狂欢与秩序

——河南省西华县女娲城庙会的双重性

祝慧敏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本文以西华女娲城庙会为考察对象，试图说明它一方面在表面上挑战男女社会性别秩序，表现出强烈的女性狂欢色彩；另一方面在更深层次上又强化着女性社会性别。

关键词：女娲城庙会；狂欢；秩序

作者简介：祝慧敏，1989年7月19日生，四川眉山人，女，汉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138-02

女娲城位于河南省西华县，考古资料表明女娲城建于春秋以前，直到今天西华女娲城依然香火兴盛，是中原女娲信仰的重要中心之一。本文以西华女娲城庙会为考察对象，试图说明它一方面在表面上挑战男女社会性别秩序，表现出强烈的女性狂欢色彩；另一方面在更深层次上又强化着女性社会性别。

一、庙会情况

旧时民俗，太昊陵庙会的举办时间是每年农历二月二日到二十日，二十日到三十日庙会转到西华女娲庙。下面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具体介绍西华女娲庙会的情况。

（一）庙会的组织管理

香会是民间信仰的传统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以后西华民间女娲信仰逐渐恢复。1981年以后，乡村里自发的香会组织出现，庙会也初具规模。

西华女娲香会组织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由女性发起的，香会的会首基本上都由妇女担任。会首因在具体活动中的表现和能力的不同，自然形成主要会首和一般会首，没有正式的选举仪式。主要会首参与庙会大事的讨论，一般会首负责一方民众的祭拜以及捐钱捐物的活动。

（二）功

功指的是妇女们的特殊的能力，功的获得是非自觉的，是由女娲赐予的。妇女们都认为自己是受了女娲的点化才有了现在的功。功这一说法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它是一种特殊能力，同时也可以说是一项神职。跑捐的功指的是为庙会游说信众捐赠钱物；带体的功指的是当女娲代言之体发言；宣传功主要在庙会上讲唱女娲的神话和祭歌。

（三）庙会上的祭神活动

花供，花供是把八个大蒸馍供给女娲，上面用面食做成瓜果、动植物。形状多为龙、凤、鱼、蛙、燕、雀、莲花等以及十二生肖。花供主要使用红、黄、黑、青四种颜色。男性不能摆放“花供”。

添坟，添坟本来是西华民间农历十月一和清明节的祭祖活动。参加庙会的妇女虔诚的将土捧到女娲坟，同时口中念有词，比如“老娘土、老娘土、痛打痛收保五谷”、“添把老娘土，多子又多福”。念词有强烈的求丰产与生殖的愿望。

“守功”。庙会时期晚上，妇女为女娲守功，她们在殿下铺上草垫、新被子坐守到天明，男性是严格排除在此活动外的。

（四）娱神活动

西华女娲城庙会上的娱神活动主要有以下这些：

“宣传功”们唱女娲的传说。“宣传功”都说自己是梦中受了女娲的点化或者女娲附体突然就会唱了。在唱的过程中，“宣传”功们慷慨激越，情不自禁，听的人也往往号啕大哭。

“对功”。对功指的是庙会上的人用歌唱的韵语形式交谈、结识、切磋。对功内容大多是女娲文化知识或者其他宗教相关知识。有很强的竞争性，相比其他活动，男性参与的较多。

“渡船”。“渡船”含有戏剧表演的因素，念唱都是戏剧声腔。它是很简单的戏剧表演，只有两个角色，“船家”和“村姑”。一般是，“船家”和“村姑”较功，即对唱竞赛，内容多是水土风物知识。

民间传统舞蹈、戏曲表演。在戏曲的选择上西华女娲庙会突出女性主题，比如演出的戏剧多为“花木兰”、“穆桂英”、“孟姜女”等等，很少有男性扮相出项。即使男性扮相出现也是“活济公”、“猪八戒背媳妇”等具有调侃和讽刺意味的角色。

最后一项娱神活动是个人的即兴表演。一般是庙会上的妇女突然神灵附体，她们或又说又唱、或神情木然、或哭笑无常，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中。严重者要数日才能恢复正常。表演者都称自己是女娲附体，是女娲让自己这么做的，不这么做很难受。

以上是西华女娲城庙会的具体情况[1]。

通过以上女娲庙会的各种活动，我认为西华女娲庙会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它形成了一个女性狂欢的世界，二是生育主题。

二、女性狂欢的世界

“狂欢理论”是俄国学者巴赫金的重要理论。他认为狂欢节是人民的节庆生活，它与官方节日相对形成了人民的第二种生活。狂欢节摆脱了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它看似“无序”，实则孕育着生命的更新。“狂欢理论”的核心在于它突破了现有秩序的藩篱，肯定了人与人的自由平等和亲密关系。应用“狂欢理论”分析西华女娲城庙会，可以发现西华女娲城庙会具有强烈的狂欢色彩。

首先，西华女娲城庙会是全体女性的集体狂欢，参加庙会的妇女没有等级高低的区分。通过上文对西华城女娲庙会的介绍，可知在庙会上没有演出者与观看者之分，所有的参加庙会的妇女都在庙会上积极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全体妇女共同参与女娲庙会。“功”是妇女们被女娲赐予的特殊的能力，它虽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是也具有平等色彩。各种“功”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大家都是为女娲娘娘服务。

第二，庙会期间存在一些男女平等竞争的象征性的形式。“对功”是庙会中男性可以参与的娱神活动，在“对功”时，男女用歌唱的韵语形式竞赛女娲文化知识或者其他宗教相关知识。“对功”由于竞争激烈，双方常常相持不下持续数小时。又如在“渡船”这一类似戏剧的表演中，“船家”和“村姑”以“对功”相似的方式较量对本土风物的知识。“对功”和“渡船”的平等较量形式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农村社会对男尊女卑的限定。

最后，庙会期间存在着强烈的情感宣泄，在狂欢中压抑的无意识得到了释放。在讲述女娲老娘的故事时，“宣传功”们往往情难自己，最后“宣传功”和听众经常一起号啕大哭。“代体功”在代女娲说话时，经常由于太投入而很难回到现实生活中，她们处于癫狂的状态，有些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常态。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在庙会期间，妇女们相互平等，并且和男性形成了平等竞争的关系。这些人与人关系的特点

突破了日常生活中等级分化、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妇女在庙会上真诚地投入自己,宣泄自己无意识的情感,女娲庙会是真正的女性的节日。

三、秩序——对女性身份的强化

西华女娲城庙会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一般社会秩序,表现出狂欢色彩,但我认为西华女娲城庙会还具有秩序的一面。尽管庙会构建了一个女性的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中,妇女们强烈地感受着女性的道德情感,可以说西华女娲城庙会通过“狂欢”的方式进一步建构了参见庙会的妇女们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自觉。

女娲故事传说可以说是西华女娲城庙会的核心之一。下面选取一段“宣传功”们讲述的女娲的故事:

只见那黑风陡暗平地起
雷光电闪一片明
雷鼓打里震天响
四面八方乱呼隆
白霜雨下里瓢泼大
堆死了俺里人咋都弄
女娲一见心害怕
领着俺里人逃性命
东躲西躲没头儿住
俺才住到龙骨山洞
……

这段话讲的是为了拯救人类,女娲带着人类四处避雨的故事。演唱时,“宣传功”往往唱得悲壮肃穆,在她们的感染下,悲凉的哭声在庙会上此起彼伏。通过对“宣传功”们所讲述的女娲故事传说的简单总结,我发现这些故事往往很简单,“宣传功”们总是对女娲造人、补天、帮助人类生存所遇到的各种磨难进行铺成和渲染,听者也无不为这些磨难动容。

女娲造人、补天的故事在“宣传功”的讲述下变成了一幅幅女娲如母亲一样眷顾人类的惊心动魄又温情脉脉的画

面。女娲在“宣传功”的讲述中不畏磨难、无私奉献,这可以说是完美的母性形象。庙会中的女性在动情的哭泣乃至癫狂的附体时所体验到的也正是这样的母性形象激发的巨大情感冲击。

维克多·特纳在分析仪式符号时认为仪式符号具有两极性,特纳把这两极分别称为“理念极”和“感觉极”。“理念极”指的是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社会组织的原则、团体组织的种类,以及结构关系中内在的规范和价值;“感觉极”指的是仪式符号激起的人的欲望和情感。仪式符号是认知和情感的融合。仪式的目的就是让参与者把社会的道德约束转换成对“美德”的由衷热爱。

围绕着女娲这一核心符号,西华女娲城庙会形成了两大主题:一是女性生育职能,二是女性情感。庙会上的所有活动基本上都与这两大主题相关。花供体现了图腾生殖崇拜,添坟向女娲祈求生育和丰收,二者都由女性进行,这是对女性生育职责的强调。宣传功对女娲经历的磨难以及她不畏磨难拯救人类的奉献精神进行大篇幅的渲染,这是宣传功们对女娲传说进行的下意识的道德提升。西华女娲城庙会形成了一个女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女性身份和女性情感被美化和强化。在这里对女性身份的认知和情感相互交织,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以及女性通过仪式达到的身份自觉没有截然分开,反而是相互促进的。西华女娲城庙会具有狂欢和秩序的双重性。可以说西华女娲城庙会正是用于狂欢的形式实现了参加庙会的妇女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认同,实现了社会对女性的规范与女性的自我女性意识的互相转化。

注释:

[1]本文总女娲城庙会情况来自张翠玲《西华女娲城庙会调查报告》(上、下),民俗研究,1996年02期。

参考文献:

[1]赵世瑜 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1期

[2]巴赫金著 刘虎译 托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上接第137页)

会早期阶段,而近代以后的阶段则与上面所提到的“多余的压制”相对应,是资本主义科技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度丰富十九世纪后的今天,经过这二百年时间的科技发展,其对人的压制也达到了一个爱欲是时候应该解放的阶段,这个阶段人类因为技术文明的压制而变得精神麻木,进入了一个深深的异化状态,马尔库塞认为要解放人类的这样爱欲,关键是解放劳动,只有劳动才能让人的身心得到全面的锻炼,各个身体器官享受到真正的消遣,但这里所说的劳动与上文所说的工人被资产阶级“舒舒服服”地剥削的劳动是本质上不同的,马尔库塞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爱欲与文明》中,他宣称,人的解放有必要改变劳动本身的特点。无论是劳动领域还是消费领域都需要解放,或者说必须消除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别”,^{[3]P(73)}

另外,马尔库塞也认为一种新技术应该取代目前的压制性的技术而被提倡出来,“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坚持,自动化的发展将使满足人类需求的必要劳动时间有可能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从而使压抑性的劳动消除成为可能”,^{[3]P(73)}这种新技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马尔库塞在其《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有写道:“技术的转变

同时也是政治的转变,但政治的转变只有在它能够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变成社会的质变”,^{[4]P(230)}这里马尔库塞并没有具体指出这种新技术的具体转变步骤,但至少可以说明马尔库塞对技术还是保持着乐观主义态度的。

结语:本文着重马尔库塞对社会的批判和对技术文明的批判两个方面来阐述其社会批判理论,当然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思想可能远远不止这些,但其理论本身来说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很典型的代表,希望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更深一步理解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

[2]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M], Boston: Beacon Press,1962.

[3]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下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

[4]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4)